菜市场的一米阳光

□刘杰

凌晨五点，晨曦浅浅漫进窗棂，天色悄然放亮。妻子和儿女仍在酣睡，人到中年的我，早已没了赖床的习惯。平日忙于工作，周六清晨独自出门买菜，便成了我的专属放松方式。骑电动车抑或开车，随性去西边的尹富市场，采买新鲜食材回家做早餐。这段迎着晨光的短途，总能让我卸下一身的疲惫。

抵达市场时，夏日的朝阳刚好升起。阳光穿过大棚顶棚的缝隙，投下一束束暖黄的光柱，这便是菜场温柔的一米阳光。入口处的馒头铺、包子摊热气蒸腾，白雾缠绕在透亮的光束里，烟火气扑面而来。耳边没有喧闹的吆喝，只有轻声议价、摊贩推车挪动的细碎声响，偶尔夹杂几声家禽啼叫。这些接地气的市井动静，让人从心底松弛下来。

我在豫西灵宝工作生活已二十余年。尹富市场盛满当下的日常，而更西边的解放菜市场，一砖一瓦都见证着小城变迁，也封存着我最珍贵的青春过往。早年供职于灵宝市第二人民医院时，刚毕业的我薪资微薄，和老张、小马挤在单位集体宿舍，经常去解放菜市场买回食材做饭，节约生活开支。闲暇之夜想小聚，解放菜市场晚间的凉菜摊，就成了我们固定的采购点。每次打包凉菜拎回宿舍，围坐在一起小酌闲聊，便是那时最惬意的时刻。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昏黄路灯下的那位大叔，总是一边守着摊子，一边捧着一本武侠小说看得入神。他的水煮花生、卤毛豆、凉调豆干、红油腐竹滋味独到，价格实惠公道。每次我们前来打包，大叔总会豪爽地多添上一小勺配菜。细碎的善意裹着凉菜的鲜香，抚慰着初入社会、清贫而又简单的我们。这一方小小的菜摊，装点了三个小青年最美好的夜晚。

当然，菜市场不仅是食材的集散地，更是相逢的奇遇地。2007年深秋的一个黄昏，我和老张买完菜，从解放菜市场一个油泼面摊位旁路过时，老张无意间瞥见几米外一位埋头吃面的小伙子，觉得样貌酷似失联三四年的好友斌哥。二人曾在洛阳上大学，同为灵宝老乡，但毕业后断了联系，久别重逢本就是奢望。老张半信半疑，背着手、猫着腰缓步绕对方走了两圈，终于按捺不住期待，拍了拍那人的肩膀。对方蓦然抬头，四目相对的瞬间，久别重逢的狂喜扑面而来。那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也有一束光照亮了他们真挚的笑脸。时隔多年，那份肆意而又率真的欢笑，依旧印在我的脑海里。自此，斌哥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只是人生聚散无常，小马九年前去了外地一家大医院供职，老张三年前因肝癌离世，斌哥常年漂泊务工，前几年在西藏拉萨，如今又辗转去到了云南镇雄打拼。即便天各一方，每年春节前夕，小马和斌哥总会赶回灵宝，我们把酒欢聚，闲聊过往，心底依旧暖意融融。

时光如流水，不仅冲刷着故人的足迹，也重塑着小城的肌理。从前的解放菜市场基础设施陈旧简陋，环境杂乱。当年的那个油泼面小摊紧挨着水产摊，空气里常年飘着鱼腥味。随着城市不断提质改造，菜市场焕然一新，零散路边摊规整为固定整洁的商铺，环境卫生、配套设施全面升级，异味早已消散，那家油泼面摊也拥有了干净规整的店面，老味道依旧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食客。前些日子，回老单位办事，我特意去吃了一碗面，不料时隔多年，老板一眼便认出了我。那质朴亲切的笑容，跨越漫长时光，格外暖心治愈。

久逛尹富市场，也在与摊主的闲谈里收获了不少生活窍门。由于常去那家回民大叔的摊位选购牛羊肉，老板总会热心地给我传授烹饪秘籍，叮嘱薄切牛肉不可久炒，最正宗的做法是调好汤，待面条煮开，下入肉片，短暂汆烫即可。久而久之，牛肉汤该如何熬制，火候该如何控制，哪家饼丝松软吸汤，我早已了然于心。作为异乡来客，在一来一往的熟络相处中，我完全融入了灵宝的市井日常。

同样还是在尹富市场，我曾遇见一位年迈老人守着小摊售卖土黄瓜。从清晨到我折返，老人一直独守在摊位上等客。看着老人孤零零的模样，我不由心生恻隐，便花几十块钱，将剩余的黄瓜尽数买下，好让她早点收摊归家。回家时刚进小区电梯，邻居小萍姐便问："大兄弟，你咋买这么多土黄瓜呢？个头还这么大，不会老了吧？"我会心一笑："最近在减肥，正需要这个，晚上搭配卤鸡腿吃，相当顶饿。"我知道，有些善意不必说破，就像这菜市场的晨光，默默照亮就好。

多年以前，我总是向往仰望星空的浪漫、诗和远方的洒脱。然而，如今觉得，脚下沾着泥土、满眼皆是烟火的日常，同样鲜活动人。尹富市场顶棚洒落的一米阳光，解放菜市场新旧更迭的模样，灵宝小城的人间百态，承载了我二十余年的悲欢、聚散与归属，也安放了我中年生活的松弛，更让我在烟火细碎里，读懂了幸福最质朴的模样。

洛河作线，串起一帘江南梦

□贾海修

来卢氏之前，我未曾料到会与一条河、一座山、一帘水这般深深相遇。

车行山巅，洛河便卧在谷底。群山逶迤如黛，山峦起伏若浪，一条青碧的河水便在这绿浪间蜿蜒穿行，画出一个巨大的"S"形，仿佛天地不经意落下的草书。朋友指着窗外："那就是洛河。"我忽然觉得分外亲切——他的研究站临水而建，我的工作单位也在洛河之畔。虽一在头，一在尾，却共饮了这一江清水，像极了李之仪那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只不过此刻，我们不是相思的离人，而是相逢的故交。

双龙湾的得名，源于大龙头与小龙头两座奇峰。但真正走进景区，才知这"龙"字绝非虚言——整个桃花谷，便是龙隐于山、水藏于谷的秘境。

进沟不久，便与"湿身瀑"相逢。长流婉婉，飞珠溅玉，水雾轻笼如薄纱拂面。同行者笑言："湿了衣裳，沾了福气。"果然，当地有谚："轻沾福水，富贵绵长；常沐仙泉，儿孙满堂。"我倒觉得，这水涤荡的不是衣衫，而是心中积攒的尘俗烦扰。

再往前，龙须瀑赫然在目。六米断崖上，瀑布奔泻而下，却被中间突起的崖角劈作两股，如龙须冉冉飞动，临风飘举。瀑下龙须潭，深六米，水平如镜，两侧巨崖夹峙，一湾清溪入深渊，声若殷雷，面若处子——动与静，竟这般和谐地共处一隅。

三叠瀑最得水的灵性。上级如飘云拖练，轻盈若仙；中级如碎石摧冰，清冽有声；下级如玉走龙潭，圆润从容。一水三折，折折不同，仿佛人生的三个阶段，各有各的姿态与韵致。而响泉更奇——无论春夏秋冬，总能听见咕嘟咕嘟的水声，像大地在轻声细语，诉说亘古的秘密。

静心石旁，我依言闭目。溪流潺潺，鸟鸣间关，山风穿过树梢带来草木的清香。那一刻，真有了"凡水天注定，心火自然凉"的清凉。神龟石静卧水畔，传说它是龙王派来守护桃花谷的使者，千百年来尽职尽责，看尽花开花落，听尽水涨水消。

行至水帘洞，方知什么是"华夏第一"。宽约一百五十米，高三十米，藤萝攀附如帘，水挂珠帘似幕。恰逢晴日，万千道水珠经阳光一射，彩虹便一道道弯在水雾间，如梦似幻。同行的女伴在送子泉前争相留影，那甘甜的泉水涓涓不绝，当地人唤作"育龙水"，还有那童趣盎然的顺口溜："摸摸孩子头，永远不发愁……"我哑然失笑——山水之美，本就不必事事求真，留下些传说与祈愿，反倒添了人间烟火气。

最惊艳的，是乘船游宓妃峡。洛河在这里收束成峡，两岸山石峻秀，倒映水中，山是青的，水是绿的，船行其上，仿佛划进一块巨大的翡翠。传说曹植《洛神赋》的灵感便源于此——我望着水中摇曳的峰影，忽然懂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意象。洛神若真的存在，一定就住在这碧水青山之间。

下山时，栈道缓缓，水声在脚下淙淙，群山入眼，心旷神怡。我不禁想起栾川的重渡沟、王府竹海，也曾叹为观止，可双龙湾自有它的风骨——兼具北方的雄浑与南方的婉约，既有桃花谷的灵秀，又有洛河的浩荡。

站在高处回望，洛河依旧静静流淌，如一条青罗带，系在秦岭的腰间。我再次想起李之仪的词："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可他哪里知道，千年之后，两个同样住在洛河边的人，不必相思，却共赏了这一江烟雨、满谷飞瀑，倒比那"共饮长江水"更多了几分山水相逢的圆满。

双龙湾，不虚此行。山清水绿处，自有诗意栖居。

流年碎影

梦回人远

□寇洵

从父亲住的地方，去往城里，要过一座桥。桥是洛河桥，我们当地人又叫它南窑大桥。南窑大桥是我们县的第一座洛河大桥，据说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人援建的。我后来听说，建桥时我奶奶也参加了。奶奶可能想不到，多少年后，她的子孙会一次次经过她当初建的大桥。

南窑大桥再往南就是南窑。南窑的后山至今还有一些窑洞，但已经没有人居住，坍塌得不成样子。我父亲后来长期住在南窑。很多年里，父亲每次出门都要经过南窑大桥。也有时候，我跟父亲一起走在桥上。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父亲总在我耳边说，这是你奶奶建的桥。父亲说这话时，透着自豪。每当父亲这么跟我说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奶奶的身影，那个我只在相片上见过的奶奶。镜框里的她，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黑布褂子，奶奶太瘦了。

父亲跟我说，他夏天乘凉时，经常坐在大桥边。我想象很多个夏天的黄昏，父亲一个人走到南窑大桥上。那时候的天空有着灿烂的晚霞，它们把天空涂抹得异常美丽。父亲就去看那些晚霞，它们发出耀眼的光芒。桥下是洛河，水面宽阔而平静。父亲又去看它的流水。洛河从很远的地方来，从桥下缓缓流过。我总觉得，那时候的父亲，眼前会不时地浮起奶奶的身影。流水带走了太多，但奶奶的影子一直都在。

父亲有抽烟的习惯。很多次，我恍惚看见父亲点一根烟，长久地站在南窑大桥上。父亲一直面朝西边站着，那儿有我们的老家。当年，奶奶就是从那边走过来的。从我们老家到南窑大桥差不多有五十里，奶奶是小脚，也不知道当初她是怎么过来的。

我曾听父亲说，修桥那年，奶奶最小的孩子也就是我小姑才一岁多。奶奶是怀里抱着小姑过来的。父亲还跟我说，奶奶有一次回家时经过一条河，当时河水很深，奶奶抱着小姑趟不过去，急坏了。我后来听说，南窑大桥差不多建了三年才建成。我就在想，有多少个日夜，奶奶一次次奔波在建桥的路上。我有很多次看见，奶奶挤在建桥的人们中间：推车、推沙、推水泥，干着和男人们一样的活。我有很多次看见，汗水湿透奶奶的衣襟，奶奶额头上汗珠密布，她擦一下，又擦一下。我有很多次看见，奶奶累得弯下了腰，她用手扶着腰，又捶着腰。奶奶望着慢慢建起来的桥。

大桥终于建好了。我想象那是一个黄昏，当奶奶把最后一车沙子、最后一车水泥抑或最后一车不用的废料推到地方，她仰头看着刚刚建好的大桥。那么高大的一座桥，连着洛河的两岸，那么壮观。奶奶看着它，不知道什么时候，眼里滚下了两行热泪。那是激动的泪，也是喜悦的泪，更是艰辛的泪。就像多年后的一个黄昏，当我站在桥上，我恍惚看到小脚的奶奶瘦弱的身影时，情不自禁落下的眼泪。我在泪光中，又一次看见她蹒跚的身影。

我曾经觉得，是西天的晚霞带走了奶奶。我有时候觉得，奶奶的身影就在那绚烂的晚霞里。我有时候又觉得，是桥下的流水带走了奶奶，奶奶一定是跟着那些流水一起走了。当黄昏的最后一缕光铺在水面上，我看到水面闪闪烁烁，那流动的光斑里有奶奶，有她清瘦的面容。是远处的山林带走了奶奶，它们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仿佛梦境。奶奶就在我的梦境中。

生辰一念，念母亲

□马河静

五黄六月，我独坐书房，嚼着粽子，翻看自己的散文集，思绪沉入《祝我生日快乐》那篇旧文里。

文中记着三十余年前一个寻常黄昏，放学回来的小女儿凑到跟前，仰起稚嫩脸庞，轻声说："爸爸，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世人总以为生辰庄严可贺，理当欢声笑语。可回望我们这代人走过的苦难岁月，温饱尚且奢望，生辰又算得了什么？彼时我被生活重压磨得粗糙麻木，全然不懂孩童那份纯粹心意，反倒眉头一紧，脱口责备："你记性恁好，怎么不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一句话浇灭孩子满腔热忱。女儿眼眶泛红，泪水无声滑落。一旁的爱人轻声埋怨："真是不识好歹。孩子记住你生日，是心里惦记着你，这份真心比什么都珍贵。"

流年辗转，一晃经年。多年来我立下规矩：不铺张庆生，一通电话、一句问候便是全部。

恰在此时手机铃响，女儿温柔声音传来："爸，三马开泰，祝您生日快乐。"接着发来红包，"六块六"，正合我意——六六顺遂，是我一辈子的期盼。

我生于1954年五月十一，属马，今年丙午马年，本命年再至。我轻轻"嗯"了一声，心底漫上无边感慨。光阴悄无声息，弹指间我已七十二岁，按阴历算已七十三载春秋。女儿祝福里藏着骨肉牵挂，听了很受用。暖意之余，我仍忍不住叮嘱：往后不必特意记挂这些了。

话音未落，铃声接连响起。洛阳军营的儿子、边关援疆的儿媳，一通通电话跨越山海。最后，异国他乡的小孙女拨来电话，清甜稚嫩的童声缓缓响起："爷爷，生日快乐！"

温情奔赴而来，令我感慨万千。可在这万千感慨深处，始终藏着一个结。

我此生关于生日最早的记忆，停留在1958年麦收结束的夏日。那年我四岁，从未知晓生辰为何物。生日当天，母亲破天荒地给我画了一幅彩色图画——一枚圆润的鸡蛋，带着阴影，有高光点，色彩斑斓。年幼的我望着画作，馋意翻涌，恨不得将它连同画纸一并吞入腹中。

母亲素来心灵手巧，红纸在她手中能剪出成双喜字、玲珑窗花；灯笼之上，她落笔便是灼灼桃花、喜鹊登枝。可她从未专门给我画过画——油光纸金贵，颜料也缺。彼时她把这张画递到我手里，说："今儿是你的生日。"可我不领情。那时母亲身为村里妇女主任，次日要去洛阳开劳模会，离家三日，怕我追在身后哭闹。她知道我贪一口吃食，而家中真鸡蛋都换了油盐，不得已才画图安抚。可彼时的我，不懂画里藏着母亲的无奈与疼爱。

母亲一生操劳，未曾认真过一次生日。曾有一年，爱人为母亲生日买来鲜奶蛋糕，母亲只尝一口便摆手说腻得慌。我知道，她不是不喜甜，而是一辈子节俭入骨，舍不得儿女多花一分钱。大哥看着母亲模样，长叹："往后母亲生辰不必搞这些客套。孝心藏在朝夕陪伴里就好，莫等子欲养而亲不待，空余悔恨。"晚年母亲随我们迁居县城，衣食无忧，虽然从不记自己生辰，却牢牢记着每个孙辈出生的日子。犹记多年前下午四点整，她小心翼翼攥着一毛钱塞进我儿子手心，轻声祈福："我的乖孙就是这时辰来到世上的。愿孙孙岁岁平安，长命百岁。"

儿女生辰，本就是母亲的受难之日。尤其母亲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位柔弱女子独自扛起家庭重担，熬过饥寒，养大我们兄弟四人。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省出口粮供我们读书求学，目送我们一个个奔赴远方……

母亲走了许多年了。此刻听着窗外微风拂过树梢，我默默祈祷：祝我生日快乐。更祝天下所有父母，岁岁安康。

诗路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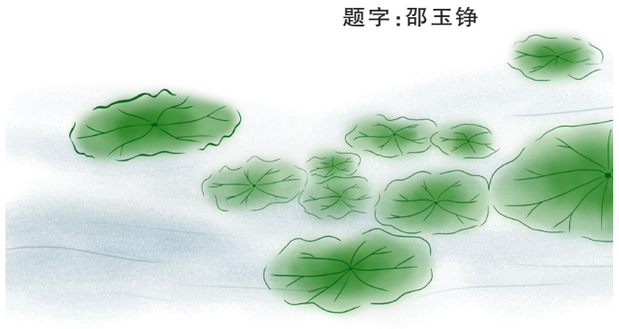
遇见你，仙门山

□佩彤

云雾是你的面纱
遮住害羞的万年丹霞
你矗立在人间
像天地敞开的寂静神话
风穿过溶洞
飘来醉人酒香
绵延幽长的隧道里
万坛陈酿诉说千年密语
我奔跑在山的胸膛
天边彩虹正妖娆歌唱
溪水把岁月磨得清亮
瀑布跌落人间
碎成漫天星光
玻璃栈道在脚下轻晃，
翠色如海，在低处荡漾
笑声颤颤落进山涧
成混响的回廊
穿上草皮蜿蜒滑行
为大山系上闪亮丝带
坐上皮艇激流而下
快乐在山谷里
久久回荡
遇见你，
惊艳了我的时光
遇见你
我重回年少轻狂
我在你的怀抱里
看云来云往
不必羡慕天堂
在这里
你洞藏了我
所有的温柔与苍茫

伏牛

题字：邵玉铮





黛瓦如眉

□周广玲

我家的老屋，静卧在江南一座小镇的边缘，年纪比我的祖父还要大。我总觉得这屋子是有生命的，那一层一层、鳞次栉比铺在屋顶的黛瓦，就是它最温柔也最深沉的表情。

瓦的颜色，不是纯粹的黑，也不是透亮的青，是在江南的烟雨中浸润了百十年，慢慢调和出的苍茫温润的黛色。晴天里，它像浸过油的旧砚台，安安静静伏在那里，自带一股静穆气。落雨的时候，经雨水一浸一润，又变得乌黑发亮，宛如一道舒展的眉，静静卧在白粉墙上，看云起云落，听雨打瓦檐，也静静打量着这小镇上的烟火人间。

儿时，我最爱趴在二楼的木窗上，看那一排排起伏的瓦楞。这里的瓦，线条是柔和的，弧度是谦卑的，一块挨着一块，像极了田垄里并肩生长的庄稼，又像邻里间那些知冷知热的家常话，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便有了过日子的温度。

夏天的雨说来就来，淅淅沥沥落在瓦上。起初雨势细碎，一点一滴落下来，声音脆生生的，像珠玉轻撞着跌落。没过多久，雨水就顺着瓦面汇作涓涓细流，顺着瓦槽潺潺淌下，在屋檐下拉起一道晶亮的水帘。这雨声，并不让人讨厌，反倒像母亲伏在枕边轻哼的催眠歌谣，把整间屋子都裹进软融融的安宁里。也只有这时候，你才能真切品出瓦的韵味。它像个沉默不语的守护者，把外界的喧嚣、漫天的风雨一齐挡在屋外，给你一室的清寂和干爽。

瓦垄的缝隙里，常常会冒出些不知名的青苔，或是几蓬瓦松，在黛色的底子上，点染出些倔强的绿意。偶尔，邻家的猫会悄无声息地踱上屋顶，在瓦楞间优雅地穿行，像在巡视它的领地。这一切，都构成了我童年最朴素的记忆。那一片片瓦，就像一个个文字，书写着一户人家，乃至一个小镇的安宁岁月。母亲在这瓦檐下，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衣裳，也缝补着那些清贫而温暖的日子。她抬头望着天空的眼神，与那黛瓦一样，沉静而安详。

后来，我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小镇，居住在繁华的都市。城市里，一座座钢筋水泥浇筑的高楼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原本开阔的天空，被林立的高楼切割成一块块几何的形状。而老家屋顶那一片片青黑黛瓦，像一道安然弯着的眉，是故乡悬在每个游子心头抹不去的印记。每每想起它，温柔黛色就会轻轻拂过心口，生出一片清凉。

外婆还在世的时候，总爱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前的屋檐下做针线。阳光先落在青灰的屋瓦上，再慢慢斜斜地漫下来，连光线都浸得格外柔和，温顺地铺在她的银发上，嵌在她刻着岁月痕迹的皱纹里。她的眉毛弯出的弧度，竟和屋顶黛瓦的轮廓格外相像——原来瓦是屋子的眉，眉是人的瓦。它们都经受过风雨吹打，始终稳稳庇护着一方烟火，守着岁月安宁。

如今，老屋同外婆一样，都已不在了。那些被拆下的黛瓦，不知流落何方。也许碎了，也许被谁捡去，或铺在一间雅致的茶室里，做了怀旧的装饰。但我总觉得，无论它们身在何处，那温润的黛色是不会变的。夜深人静时，我常常会想起它们。那些黛瓦，层层叠叠，铺陈开来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功能，更是中国人内敛、含蓄，向往宁静的精神天空。

瓦，取自寻常泥土，烧炼成朴素的模样，却承载着千百年沉淀下来的深厚文化基因，替我们守住了心底那一方最后的精神家园。至今想起，我仍能清晰描摹出旧时光里的模样：远山横黛如眉，庭院一角，瓦当铺就的屋檐静立着，那片安宁里，藏着我再也回不去的童年。